

散文組優異獎 李伽辰



其實得獎對於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更看得起自己。特別是這一次，我一向給自己定位為一個不懂寫作的人，我更願意用其他方式表達感情。寫這篇文章時想了很多，感情幾乎要溢出來：關於北京這座城市的懷戀，關於過去生活經歷的回憶，關於香港這個充滿矛盾的地方的矛盾的情感，關於說不清的命運的偶然，關於曾經重要的人重要的地方，關於永不停歇的變化……想了這麼多卻苦於不知怎樣將它們轉化成文字落在紙上。寫成之後又覺得遠遠不夠，又覺得若能讓人們鑽進我的腦袋裏不通過文字的翻譯直接把那情感讀懂該多好。我深知自己對於文字的操縱是很笨拙的。獲獎對我是個鼓勵也是個極大的意外。想像著自己拙劣的小作文被那些擁有我一直膜拜著的名字的評委們輪流讀過並把它挑出來，這真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 城

壇城之一

「頭條、二條、三條、四條……姥爺，你看他們的名字啊。」青磚牆泥土路一排矮矮的房子，朱漆剝落的門框上有的還有懸下來的雕花。每一扇門裏面都是有個小院子的，有的方方正正，有的彎彎曲曲。小院子裏甚麼都有，不知誰種的蘭花，不知誰插的蒜苗，不知誰掛的墩布誰晾的衣服。老奶奶們扇著蒲扇在門口立著，騎著自行車的人叮叮噹噹地從門口過。叫做頭條二條三條的小胡同窄窄的，平行插在南北向的大街的一側，它們為甚麼起了這樣的名字呢？七條和九條各藏著一所小學校，四條則有一間幼稚園。十條最寬闊，可以並排跑六輛車，連路標也最氣派，是豎在路口的大牌子，而不和其他條一樣把小鐵牌掛在胡同口的牆頭。

「姥爺，它們為甚麼不起好聽點的名字，叫得好像一群兄弟排隊似的？姥爺，人們為甚麼住在一個院子裏，不住在和我們家一樣的大高樓呢？姥爺，他們住在叫做四條五條六條的小胡同裏，他們快樂嗎……」

維城之一

熄了燈的車廂裏並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有人的床頭亮著昏黃的燈光，有人的手機發出熒熒的亮點。窗外是看不清楚的黑影，分辨不出是山，是樓，是田地還是空蕩蕩甚麼都沒有。火車與鐵軌之間持續不斷地製造者咣當咣當悶悶的聲響。我躺在車廂

的中鋪，上面和下面的陌生人都像是睡熟了，又像均勻地呼吸著故作鎮定。咣當咣當的聲音充滿了我的腦袋，仿佛想要將我催眠，卻笨手笨腳地把我吵醒。我不知道現在幾點，車已走到了哪里，也不知何時才到達目的地。只好在半睡半醒中聽著鐵軌低聲吟唱，在睡與醒之間矛盾著。

坐上這列火車完全是命運的安排。維城並非我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堤城或者灣城更適合我，只因七月的風將一張寫了字的紙吹到我的信箱裏，紙上說，小粉，你來維城吧，我們歡迎你。於是我便乖乖來了。

火車上的夜晚格外漫長。天知道我是怎樣熬過去的。等到太陽重新照亮大地的時候，火車終於停了下來。這就是維城了。小碗說好要在這裏等我的。但飛到他的信箱裏的那張紙卻命令他去閔城。如此，我便隻身一人無依無靠在維城闖蕩了。

壇城之二

「喂，小碗嗎？我在煙門，我該怎麼去水橋呢？」

「你先向南走到通街，隨便坐一輛向西開的車，到三號圈就下車，再隨便坐一輛沿著三號圈向南開的車，就一定能到啦。」

壇城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壇城的地圖上畫滿了網格狀的直線，和由裏往外一圈圈依次變大的方框。方框最初只有兩個的，然後開始一圈一圈增加，現在的地圖上已經數得出六個框框了。每增加一個大框，就好像多劃出了許多地盤，壇城一圈圈長大，框框上和網格裏的人和車也越來越多。每天有多少人在壇城進進

出出呢？我對人口數量是沒有概念的。只是看到大街上永遠都是車都是人，花花綠綠的小汽車，深綠和棕黃樣子很像蛇頭的計程車，淺藍色閃著數字叫著「車輛進站請注意安全」的公交車，白色大塊頭高高的窗子吐出一群一群遊客的旅遊車，蹬著自行車停在路口等紅燈的人，背著書包睡眼惺忪清早上學校的人，從超市拎出大大小小塑膠袋的人……看到這樣的景象我總會輕輕歎口氣的。壇城越來越大了。大到哪里才到頭呢？

但我喜歡二號圈以內的地方，也就是壇城變大之前就已存在的部分。雖然同樣人多車多每天都有交通堵塞，但那裏從不會覺得擠。排滿了車的馬路是筆直寬闊的，一旦交通順暢了回到家就很快了，在車裏等著也常能看到窗外的湖水啊城樓啊白塔啊，銀杏啊柳絮啊桃花啊，因為二號圈裏沒有太多的大高樓擋住視線。排著汽車長隊的馬路旁還隔不了多久就出現一堵磚牆一片草地幾條長椅，還有幾個老人遛著鳥牽著狗。

壇城的地圖上除了橫橫豎豎的直線，還有不少藍色綠色的形狀。那轉了個彎由南向北穿過的藍勺子是城中的水系，那綠色的點點不規則圖案是城中的花園，有它們在，在人多得擠不動地時候，壇城也不會透不過氣，有它們在，壇城才不至於變成個無限膨脹，膨脹到沒了魂的熱氣球。

我從不擔心會迷路。因為所有的街道都正得像路標一樣。十字路口可以直接標個東南西北當指示牌了，不過這沒必要，壇城的人方向感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要好。去陌生的地方也沒關係的。他們知道，路上堵得再厲害，只要大方向沒錯，就讓它堵著

吧，耐心等，總會到達的。

維城之二

在維城落腳的那一刻我是極興奮的。命運安排的地方終歸有它的道理。但剛剛走到街上，便被眼前的模樣徹底弄暈眩了。每個路口不知可以分出多少條岔路，紅綠燈上的小人和街上的行人一樣步履匆匆，發出急促的「滴滴」聲催人快走。抬起頭看到的不是藍天，而是將天空遮擋了的巨型廣告牌。高樓的頂端在距離頭頂極遙遠的地方快要連在一起，天空更是被分割得支離破碎。一種隱隱的恐懼在心底閃了一閃。維城，維城就是這個樣子的，沒有完整的天空。

道路忽高忽低。這真是個奇怪的地方。一條路拐無數個彎之後卻仍有著同一個名字。巴士沒有人報站，下車要向司機提前打招呼的。不知道走到哪里才算該下車的時候，於是不敢一個人坐巴士了。我完全迷失方向了。我拿出手錶，用小碗教我的用指針對準太陽判斷方向的方法想找出哪邊是北，陽光卻詭異得仿佛被樓折射得沒了正常的光線，至於方向，我就更加無從判斷了。

我總算發現維城的地鐵無可挑剔地好。要去的地方不但毫不含糊都能到達，而且ABCDE出口清清楚楚地列著外面有甚麼街道甚麼酒店甚麼大廈。動作之敏捷，與來時的火車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我像發現了寶貝一般瘋狂地坐地鐵，坐遍了每一條線，每一個車站，但維城的地鐵同樣會迷惑人的。路線圖上所有線都被拉得筆直，盯著地鐵裏的路線圖，自己則變成了被大人騙了的孩子，任它帶我進入黑暗的地下，任它把我送到目的地之前經過

哪里。這交通工具神秘得甚至有點可怕。

維城沒有平坦寬闊的道路，這裏除了山，就是山。道路盤著山架著橋，在空中穿梭，像灰色的虹。維城的地圖上為甚麼不標明每一條路向上還是向下，維城的路標上為甚麼不標明指南還是指北，維城的地鐵為甚麼把整座城市拉直，而讓人們迷惑呢？

壇城之三

我被分配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不過是沒有薪水的。那是壇城的學校規定的每個青年一定要參加的社會實踐。我的工作是在壇城最著名的皇家宮殿門口幫助檢票的叔叔統計人數。大家都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小堯的工作是在超市把顧客買的東西裝進袋子，熊熊的工作是在博物館帶小孩子參觀，小碗的工作則是在商場門口攔住路人問一些奇怪的問題，然後記下答案。

假期的每一天我都早起床穿好校服掛上工作證快快樂樂去上班。集合，點名，穿過整個晨光中的宮殿，來到工作崗位上。鮮國的、鐵城的、紡鄉的、桑鎮的、松村的人，舉著輝旅社、龍旅社、青旅社、頂呱呱旅社的小旗子，都來參觀啦。我和同學們記下他們的來處，記下他們的人數，記下旅行社的名稱，微笑著歡迎他們進來。壇城盛夏的陽光熱辣辣地刺眼，我們卻一樣地投入。直到突然有一天我對這宮殿萌生了微妙的感情。那些紅牆金瓦，雕樑畫柱，數不盡的奇珍異寶背後的故事，每一間齋房，每一個花園，每一個古井中藏著的秘密，似乎是與我們融為一體的，我們從早到晚守護著這存在了多少年多少代見證了多少興衰的宮殿，像這裏的主人，迎接來自這個星球每個角落的客人參觀

自己最為驕傲的庭園。

宮殿的修葺工程一直進行著。鮮豔的彩漆，照著原來的樣子描出花紋。我對丹丹說，丹丹你說這宮殿萬一有天坍塌了怎麼辦，這壇城萬一有天被風沙埋沒了怎麼辦。壇城皇宮會不會成為23世紀考古學的特大發現，然後學者制一張壇城復原圖給人民看……

丹丹說，小粉你怎麼可以這樣詛咒壇城。我們在修葺在保護，因為我們不會讓她消失，上天更不會讓她消失，她由人類的智慧創造，人類懂得善待她，上天看得到，上天會保佑。小粉你不許再這樣想，小粉你要相信壇城會在一代代人的努力與信念中永存……

維城之三

維城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南臨太平洋，背靠廣闊的亞歐大陸，受海陸熱力差異影響，此處形成典型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炎熱多雨，冬季溫暖乾燥，常年無低溫，河流無結冰期，冬日無雪。花兒在秋冬交際時開得最絢爛，氣溫在夜色降臨後最適合人類活動。

因此維城人的生物鐘永遠以相反的方向運轉。等到夜深了人們便開始活躍，活躍在街邊的餐廳，大排檔，商店，酒吧裏，維城的夜晚總是很長。人們活躍到凌晨四五六點，然後把一整個上午睡過去，從正午開始新的一天。

兩根管子分別向同一只玻璃杯中噴出像是葡萄汁和酒精的液

體，一個夾子夾出一片檸檬插在杯口。在酒吧裏，我端了一杯這樣迅速製成的葡萄酒，從吧台旁圍著的人群中擠出來，在舞池的旁邊找了塊落腳的地方將酒杯放在桌上。一隻癡狂的樂隊砸著鍵盤甩著吉他，一個癡狂的歌手搖著腦袋晃著長髮扭動著身體的每一個關節吼著癡狂的歌曲。台下一大群人擁在那裏隨著節奏扭動隨著音樂的高潮吶喊。我想融入他們的，卻怎麼也打不起精神。仔細看看周圍的人吧，那兩個人面對面用身體的各個部位分別接觸對方正扭得起勁，那一個女郎穿著幾乎遮不住甚麼的紅色超短裙一步一晃，那幾個鬼佬喝著琥珀色的酒眼睛裏燃著輕佻的光對身邊的女士眉來眼去。我想，自己也該應應景和他們一起熱鬧熱鬧吧。我走進舞池站在人群中，卻被忽閃忽閃的燈光刺得睜不開眼，身邊的人擠來擠去，不小心就被各式晃動的身體撞到，被不安分的腳踩到。我試著讓自己和其他人一樣舞動，但太嘈雜的聲音太耀眼的紅色燈光竟快要讓我睡著了。最終我還是決定放棄了。自己似乎對這樣的氣氛有著與生俱來的免疫。但維城的人不這樣吧。夜生活對於他們是可以發洩可以調情可以打發寂寞的，這一切都是虛幻，一覺醒來已是正午，夜鬼們藏起來，生活正常進行。

壇城之四

我們軍訓的時候不能洗澡，頭髮都擗粘啦。阿面說。擗黏是甚麼意思啊，我頭一回聽到這個新鮮詞。小粉你不知道擗粘是甚麼意思嗎？小粉你是壇城人嗎？我不是啊，我小時候從石城來的。哦，難怪，這好像是壇城話裏特有的詞吧。就是粘在一起的意思。

我也沒聽說過這詞啊，瑞瑞在一旁聽到了，也加入了對話，我們在堤城也不說這個的。我也不知道，小智說，我們在濱城也不這麼說的。你聽說過嗎果果？沒有，我們棧城人更不會說這個啦。你們原來都不是壇城的人啊？阿面有點驚訝。不是啊，我們一齊答。阿面你知道嗎曲曲是胖城的，阿胡是瑪城的，老宋是青城的，竹子是闊城的，小續是紅城的……啊真的嗎，我看不出來啊，阿面說，這麼長時間了我一直以為你們都是壇城人吶。

可是我們都把壇城當自己的城。壇城沒有堤城那樣大的湖，瑞瑞說，可是壇城的河沿兒有種深沉的美。壇城也沒有濱城那麼大的雪，小智說，但是壇城的冬天比濱城多彩得多。壇城哪里有青城那樣暖的海風啊，老宋說，但是壇城的風會變著樣兒地吹，吹到讓人神魂顛倒。壇城也不像棧城那樣人傑地靈啊，果果說，可是壇城的大人物都樸樸實實地守著這座城，公王府第就藏在胡同盡頭，文豪故居就留在街角旁，走到哪里他們都在身邊。

壇城是個毫不吝嗇地接納一切的地方，然後待它們如自己的孩子，讓他們舒舒服服地找到合適自己的位置。於是壇城擁有了堤城的清秀，濱城的直率，胖城的智慧，紅城的熱烈，瑪城的憂鬱，闊城的豪爽。壇城人說話用的是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只加了一點點壇城特有的腔調。這一點點腔調不必特意學，在壇城住久了，自然就染上了。

維城之四

維城人不但生物鐘特別，說話也很特別。他們講一種像小鳥唱歌的嗲嗲的語言，而且把它的地位放得那麼重要。維城是由

幾個小小的島，一個稍大一點的半島，和一片再大一點的陸地組成。在這一方小小的城市裏，人們卻把自己的方言當作官話，這著實讓我詫異了好一陣子。詫異過了便給自己講道理分析原因。想來維城的人一定相當自信，一直以來都憑著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智慧建設成了自己的美麗新世界，於是更加自信，也就把自己語言的地位放得更加重要了。

維城就是維城，它之前不會說自己是海國維城，現在也不會說自己是雲國維城。它是個獨立的不願依靠別人，不願隸屬別人，不願歸附別人的維城。它打開城門讓各地的人進來尋找資本尋找機遇，或者給它帶來資本帶來機遇，卻不因此改變甚麼。維城的人學會雲國語，學會海國語，學會世界語，總有一種語言可以和無論哪裏的人交流。只是，交流而已。哪種語言都不能取代維城語的地位。同樣的，我發現自己在維城是沒有甚麼可以依靠的。這裏沒有歸屬感，沒有家，也並不是個非常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我和它，同它和世界一樣，正如一首詩中所說，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站著，卻沒有靠著。

壇城之五

壇城在夏天總有許多故事發生。夏天的壇城加緊建設大鳥窩體育場，大蒸蛋劇院，大水泡泡游泳池，還有好多條地下鐵路，在三號圈和四號圈之間的地方蓋更多的大高樓，拆掉二號圈中類似頭條、二條、三條那樣的小胡同，把街道擴寬，再照著舊時的樣子蓋起新的房子。但那年的夏天壇城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是我們都離開了。

那幾天每人的信箱裏都飛來了一張寫了字的紙。我們就按照紙上的命令去尋找各自新的去處了。

小粉：你要去哪兒呢？小堯問我。

我去維城，小堯。

那，小碗也去維城嗎？

不，小碗去閔城。

那丹丹去哪里呢？

丹丹去烈城啊。

瑞瑞呢？

瑞瑞去麗國的杜城，很遠很遠了。

羊排去堤城你知道嗎？

哦，是麼，那不錯的啊。

熊熊也去堤城吧？

不，他去抑城。小堯你去哪呢？

我哪也不去，我守著壇城啊。

哦，不出去玩嗎，小堯？

不了，還是壇城最好。我在這裏念完書，還要在這裏作醫生呢。小粉你記得嗎，這是我從小的夢想，我哪能輕易走開呢？小粉，我以後去維城找你玩啊，小粉，你去了維城不能忘了回來啊……

就這樣，我們都離開了。壇城有像小堯這樣的人守著，我們也就放心地離開了。

再回到壇城的時候，她會不會變到讓我們認不出了呢？會不會突然多了以前沒有的樓，少了以前活躍著的舊胡同，會不會繼續長大，有了更多我們不認識的路？

我想，也許這是不用擔心的。壇城再變，變得也只是表面。只要壇城的水系在，花園在，宮殿不倒，只要壇城的人有個壇城永存的信念，只要壇城一如既往大氣地包容一切，再怎麼變，壇城有的還是壇城的魂，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維城之五

在維城開了滿樹紫色五片花瓣的小花的季節裏，我做了個美麗的夢。夢中的我將畫板支在維城一座極高的樓的樓頂上，畫下了整整一座維城。夢中有一點點奇異的氛圍，因為太久沒有畫畫，感覺已經陌生了。站在高處沒有誰擋得住我望天的視線，哪些樓啊路啊汽車啊都在我腳下，統統被我收進了畫布裏。那天的天空似乎是粉色的，記不清了。至少夢中畫布上的天空是粉色的。維城就在小粉的天空下，籠罩了一層粉粉的光暈。我拿著畫筆細細調出粉粉的顏色，借著陌生的新鮮感摸索著。恍惚中小碗似乎來到樓頂看著我畫。我說小碗你看，維城不過如此。

夢中的我像是征服了一座城。我學會了它的語言，認清了它的道路，走遍了它的每一條街道每一片土地，摸透了這裏的人的心思。我不屬於它，但我仍可以站得高高的，將它收進我的畫布裏，我們仍可以並排站著，卻沒有靠著。



得獎感言

其實得獎對於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更看得起自己。特別是這一次，我一向給自己定位為一個不懂寫作的人，我更願意用其他的方式表達感情。寫這篇文章時想了很多，感情幾乎要溢出來：關於北京這座城市的懷戀，關於過去生活經歷的回憶，關於香港這個充滿矛盾的地方的矛盾的情感，關於說不清的命運的偶然，關於曾經重要的人重要的地方，關於永不停歇的變化……想了這麼多卻苦於不知怎樣將它們轉化成文字落在紙上。寫成之後又覺得遠遠不夠，又覺得若能讓人們鑽進我的腦袋裏不通過文字的翻譯直接把那情感讀懂該多好。我深知自己對於文字的操縱是很笨拙的。獲獎對我是個鼓勵也是個極大的意外。想像著自己拙劣的小作文被那些擁有我一直膜拜著的名字的評委們輪流讀過並把它挑出來，這真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評審評語：

廖偉棠

把兩個城市穿插而寫本來易落俗套，但作者的大膽想像和活潑語言令之趣味橫生——帶有新世代 Blog 書寫的任意性。

但也因此顯得語言稍過於造作，情感也頗自溺。

書寫中尋找兩城關係的用心良苦，最後也成功於此。